

穆青通讯

M U Q I N G T O N G X U N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青通讯/穆青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11

ISBN 7-5011-6404-5

I. 穆… II. 穆… III. ①通讯-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通讯-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865 号

穆 青 通 讯

穆 青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63072012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插页 2 张 264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1-6404-5/G · 2326 定价: 20.00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10-65895562 65897685)

目 录

革命战争年代

雁翎队	(3)
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	(6)
立功抓地主	(8)
恭喜赵占魁同志	(14)
工人的旗帜赵占魁	(17)
歌及其他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速写	(30)
一部震天撼地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与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斗争史略	(34)
空中飞来的哀音	(48)
哀音更加低沉	(52)
月夜寒箫	
——记长春城外中秋夜	(56)
一枪未放的胜利	
——记解放长春的经过	(58)
驶向人民的海洋	
——记“重庆”号巡洋舰起义经过	(65)
拉开国民党海军黑幕的一角	(68)
淮河两岸	(71)
湘鄂道上	(74)
“活捉白狐狸!”	
——记湖南人民的灾难和斗争	(76)
狂欢之夜	
——长沙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速写	(79)

记湖南的和平解放	(82)
长沙的向导	(85)
湘中的红旗	
——记湘中人民游击队姜亚勤所部	(88)
20 年不屈的斗争	(91)
“革命又回来了!”	(95)
“打到广西去!”	(99)
衡宝之战	(101)
五峰山上的俘虏图	(107)
十里长鞭	(110)
飞驰在南线的汽车兵团	(112)
界岭夜雨	(114)

社会主义建设年代

因为分配了土地

——记河南郾城大杨庄分地后的生产热潮	(119)
--------------------------	---------

特殊的商店	(122)
-------------	---------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27)
--------------------	---------

再访兰考	(143)
------------	---------

人民呼唤焦裕禄	(149)
---------------	---------

铁人王进喜	(157)
-------------	---------

改革开放年代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	(173)
-------------------	---------

一篇没有写完的报道	(183)
-----------------	---------

历史的审判	(190)
-------------	---------

滇行三千里	(201)
-------------	---------

河南农村见闻	(215)
--------------	---------

三下扶沟	(225)
------------	---------

改革大潮中的老支书	(230)
风帆起珠江	(238)
潮涌中州	(245)
赶着黄牛奔小康	(251)
两张闪光的照片	(255)
苏南农村第三波	(262)
格尔木在召唤	(268)
跨世纪的创业	(274)
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	(279)
编后记	(288)

革命战争年代

GEMING ZHANZHENG NIANDAI

雁翎队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

——雁呵，飞去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唱着这样的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在日寇的小汽艇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把无止境的烧杀和勒索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放下了鱼网和猎袋，划着渔船，捐着猎枪，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开始聚集起来了。

一个月，两个月……

无数的渔船和猎枪，在打雁人殷金芬的奔走号召下，在“为着咱们的白洋淀，也为着咱们的大雁和鱼虾……”的誓言声里，组织起来了。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插在每一个船头上。从此，“雁翎队”光辉的名字诞生了。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的湖面上，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是无数只插着雁翎，载着武装，使敌人惊慌失措的“鹰排子”^①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

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汊间，为敌人撒下了严密的埋伏网，猎枪从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包运船和粮队。白洋淀湛蓝的湖水，被枪声翻搅起来了，一望无际的荷莲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傍晚再听不到伺鸭人嘎哑的吆唤，清晨再听不到那悠美的采菱歌。

秋天，数十里纵深的芦苇在呼啸着，漫天飞舞着雪白的芦花。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喇喇的水声，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一群群潜伏的水鸟，便带着低沉的鸣叫，来回地从湖面掠过……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

他们依仗着惊人的水性和准确的射击，依仗着水藻和芦苇的保护，三三两两驾着行驶如飞的雁翎船，到处分散活动，袭击敌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一声呼啸，几发信号枪，周围所有的雁翎船，便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有时为着某种必要，在夜雾和晚风飘拂着的湖面

^① 白洋淀上的一种小船，两头尖，船底突出成三角形，可容两三人，行驶极快，渔民放鱼鹰用的。

上,他们将成百的雁翎船集中起来,趁着月色,悄悄地掩护着我们的水上运输。有时他们也会在一个橘色的黎明,突然包围了敌人的水上据点给以猛烈的袭击。

冬天,白洋淀广阔的湖面为明净的冰块凝固,我们又将看见无数只插着雁翎的冰橇,像一枝枝飞箭,在湖上穿过。

1939年的初秋,为了截击敌人一个运输汽艇,他们以十数只鹰排,二三十个勇敢的队员,潜入了赵北口至葛利口的中间地带。那里是一条长十里,宽半里至一里的水路要道,两旁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蒲草。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去,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

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哑了的运输艇驶近了。突然,芦苇中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①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

雁翎队的队员们迅速地割断了两船之间的绳索,捆绑了所有的五个敌兵,用自己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了敌船上的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使他们更加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枝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

战斗锻炼了他们的勇气,更增长了他们对敌斗争的经验。

不久,敌人高叫着“平靖湖面”,要向雁翎队复仇。他们砍倒了芦苇,刈割了蒲草,用大批的汽船和木船巡逻湖面;同时在每一只船上高高地竖起了梯凳,设立了瞭望哨,凭靠他们优越的火力,使200米以外的大小船只不能靠近一步。这时,我们的雁翎队便不得不改变战斗方式,采取更加分散的行动。在散布于白洋淀广阔湖岸、像无数岛屿似的村庄边缘,雁翎队的队员们,化装成包着头巾的洗衣妇,或是悠闲的垂钓者,在相隔不远的距离内,默默地工作着。一遇到单独的敌船,或其他可乘的时机,一声呼啸,那些化装分散的雁翎队员们,便很快地从岸边隐藏地里,拔出自已的枪支和马刀,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一面泅水前进,直到完全消灭敌人的抵抗为止。有时候,他们也用衔着空心的苇秆透换空气的办法,带着武器,作数小时以上的水底埋伏,一

① 猎枪之一种,枪筒特别长,射程较一般土枪为远。

遇时机,就人不知鬼不觉地突然颠翻敌船,把敌人沉尸湖底。

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更加有组织的队伍。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共产党员殷金芬同志的率领下,有计划地配合我八路军水上部队积极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办法,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又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一旦发生敌情,我们的部队便可以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当洪水第二次淹没了冀中,波浪泛滥的白洋淀上,我们光荣的雁翎队的弟兄,从年轻的采菱者到白发苍苍的打雁人,又全部投入了险恶的战斗。整个夏季和秋季,白洋淀周围的群众,除去每日回家做饭外,也长期生活在船上,活动于苇丛和港汊之间,配合着雁翎船和八路军的水上部队,不屈地同敌人战斗。他们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创造了大批能漂浮于水面的“葫芦水雷”^①,把它们埋伏在每一条航路的水藻下,炸翻了无数只来往于天津、保定间的敌船,更炸破了敌胆。

四五年来,我们勇敢的雁翎队的弟兄们,就是这样灵活地与敌人战斗着,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在日寇残酷扫荡的冀中平原,白洋淀始终是最坚强的抗日堡垒之一,它同着千万只神出鬼没的雁翎船,一次又一次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

让我们遥向雁翎队的弟兄们致敬吧,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

1943年8月7日于延安
(原载1943年8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① 此种“水雷”系将葫芦剖开,挖去内瓤,把炸药放入制成,其作用不亚于手榴弹,若一处集中数枚以上,爆炸力当更为猛烈。

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

假如有人怀疑我们留守兵团在目前艰苦的环境下，仍然能愉快而安心地进行着教育，那么我将指给他一条到三岔和马渠的路，让他去看一看二团二营的战士们是怎样在警戒、战斗、劳动、生产的间隙里，唱着歌，打着球，刻苦而认真地学习着他们的功课。

当三岔第一棵杏树开花的时候，我参加了他们文化学习的开学典礼，而且听到了副营长带着浓厚的自我嘲弄的语调向战士们说：“我就是文化把我害了，到现在斗大的字识不得几个，虽说当了营长会说几句‘同志们’，喊几句口令，可是将来，将来革命发展的时候，没有文化你还不是‘球事’！革命工作你能做哪一样啊，乖乖……”谁能说这不是出自肺腑的话，而且谁敢说这些话在战士们心里所筑起的堡垒是可以攻打和动摇的呢。

战士们学习情绪火一样地燃烧起来了。在开课的前两周，哨子的戾人的声音已经日夜不停地在每一个班里嗡鸣着，沙盘、木笔和刷了胶水的小黑板一排排地摆在向阳的窗台上，白石粉一经战士们的手就变成了很好的粉笔。同时不到三天的时间，三岔所有商店存放麻纸和笔墨的地方，都变成了空格，一个从平凉贩货回来的商人摇着头向战士们说：“‘没事’呀，平凉的麻纸也卖到一刀二十几块法币了呢。”

战士们是惧怕这些困难的吗？不！他们知道怎样去调剂他们仅有的文具，怎样去创造和利用更多的代用品。当他们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因为没有钱购买文具而发愁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地拿出自己较多的钱或纸笔，他们说，文化学习是大家的事，不是有钱可以学，没有钱的就倒霉。

当我问起战士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化的时候，曾得到各式各样的回答，而最有趣味最实际的是一个中年战士笑着向我说：“学习了文化，写信看信都不求人，省得小子们拿架子，请些冤枉客！”

就这样，战士们的文化学习紧张起来了。俱乐部布置得一片花红，墙报上写满了关于文化学习的意见和感想。学习委员和娱乐委员则整天发愁着在进行教育中间，他们应该做些什么？不久，学习文化的歌子

被唱起来了,从早晨到晚上,战士们几乎把它挂在嘴上,那带着浓厚的小调风味的曲调,和“老是一套真呀真没事”值得痛心自警的词句,是那样强有力地深印在他们的心里了。在马渠,我们听见战士们把这句话作为互相嘲弄的戏言,随时随地用来讥讽那些学习松懈和不求进步的人。

为了文化学习,司号员每天的工作增加了八次,副营长的嗓子也因为催促上课而逐渐沙哑着,院子里跑来跳去的人减少了,满墙满壁都涂上了:“东北是个好地方”、“森林”、“煤矿”等字样,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亲眼看见一个出公差的勤务员因为忘了带课本特地从三里以外的地方折回来,也看见我们的炊事员是怎样拿起未烧尽的本柴在地下划着初学的生字……

还要我说什么呢?假若有,那么让我打开我的手册吧!在那里我记录着这样的两个场面:

“……以后,我便忙碌在帮战士写字帖的工作里了。战士们都争抢着给我磨墨,而且叱斥着那些挤得太近,因而摇动桌子的人们,叠成方格的纸一张张在我面前堆高起来了。当我每一次抬起笔来的时候,他们都争抢着读出那个字音。一个老文书一面帮我按着纸角,一面笑着向我说:‘笔道拉细些,他们初学写,手拉不开道……这不是叫他们拉枪毙!’于是笑声充满了屋子。”

也许这是不能表现什么的,但它们是那样有力地撼摇过我的心灵,特别是下面的一个: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窗隙间的一对眼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们是那样长久而专心地望着我们,这样使我们窘住了,但当教育干事走出去问他为什么每天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听见他小声地回答:‘这些都是大知识分子,天天晚上讨论科学,现在不听听,将来他们要走呢……’”

让我轻轻地放下笔吧,因为它是在传达战士们怎样学习文化这一点上,所不能胜任的。我要说我不能透彻地了解八路军的战士,尤其不能捕捉他们那种以各种形式流露出来的深沉的情感,然而即使这表面的现象,已使我孤独地思索了很久……那么,我不如引来一句农民的话,那是在回曲子的路上听到的:“哎呀!三岔的队伍,现在变成学堂了!”是的。在这里我愿这句话飞开去,飞到所有驻扎八路军的地方,和所有农民们的谈话里。

1942年4月写于陇东曲子

立功抓地主

(一)

当阎子斌和关文瑞在哈尔滨抓住了逃亡地主、国民党建军营长宋景玉的时候，两个人高兴得饭都不想吃，恨不得一步就迈回正白旗去。

去拉林的火车是下午3点钟才开，可是日头一歪西他们就向车站出发。他们让地主走在前面，两个人背两根钢枪在后面跟着。中午，哈尔滨的大街是异常热闹的，电车、汽车，各种各样服装的行人，川流不息地从他们面前闪过去。两旁商店的玻璃窗摆设得耀眼花红，留声机的声音不断地从旁边送过来，可是他们谁也没有心思去注意这都市的繁荣，特别是小阎，瞅着前面垂头丧气的地主，他简直高兴得不知想什么好。他一会儿端起了枪，一会儿又把枪背上去。在他的脑子里，区委书记的影子始终在那里晃来晃去。开始，他想起了他曾几次向区上要求入党的情形，随后，又想起在一次农会会员大会上为了争取立功，他如何自告奋勇地争抢着来抓宋景玉的激动场面。但更使他一想起来就愉快的，是在他们临出发时，区委书记曾这样向他说：“只要你能把宋景玉抓回来，为大伙立了功，回来组织上一定批准你入党的要求。”现在，他想：“这回可美了，回去把狗日的地主往农会一交，我阎子斌，就不愁是不是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越想越高兴，一把拉开布衫上的纽扣，正打算哼两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辆汽车一叫，使他吃惊地站住了。

就当他躲开汽车的一刹那间，他忽然听见老关惊慌地喊了一声：“跑了！地主跑了！”

像一瓢冷水泼下来一样，小阎浑身一凉，心便突突地跳起来。果然，在前面，从混杂的人群中间他看见宋景玉像一只兔子一样正飞跑着拐向另一条大街去，他立即不顾一切地提起枪来就撵。一路上，他像发疯似地嚷叫着：“截住！截住！”

“地主跑了！”

“跑了!”

街上的人都为这突然的事情怔住了,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农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一面跑一面喊,恨不得多生出几条腿来。小阎的尖顶草帽跑掉了,连头也没有回。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老关猛烈地撞翻一辆脚踏车,但他只狠狠地骂了一声,立即爬起来继续追了下去。

他们一连追了好几条大街小巷,可是地主却愈跑愈远了。这时候小阎急得心里像火烧一样,他的喉咙已喊得完全嘶哑,特别是他一想起来“立功”、“入党”脑袋就整个地蒙了,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顾不得大街上那么多行人,他拉开枪机,朝天“砰”、“砰”就是两枪,接着老关的枪声,也接连不断地在大街上响起来。

这时候,街上的秩序完全混乱了,跟着这突然的枪声,大街上的人们都惊慌地奔跑起来,汽车、马车完全停止了,小孩子吓得到处哭叫,许多人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躲在商店的门口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两个开枪的农民。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候,街头上,一个市郊卖茅的农民,迅速地抽出扁担,迎面拦住了地主的去路。

“杂种操的,你往哪儿跑!”说着,一扁担下去,宋景玉被打倒在地。

不久,小阎和老关气喘吁吁地赶上来,他们顾不得擦汗和道谢,上去拉起地主就是一顿饱揍,用绳子紧紧地把他捆了起来。卖茅的农民也在旁边气呼呼地骂着:

“狗日的看样子就不是个好玩意。这不是伪满,穷人翻了身,你什么地方也跑不了!”

“这话对!”小阎说:“哈尔滨也是咱老百姓的!”

他们在这里歇息一会,又继续出发,但由于刚才跑昏了头,忘记了道路,现在站在这个大都市错综复杂的十字路口,根本找不到去车站的方向,卖茅的农民望着他们这个迷迷惑惑的样子,笑了笑,担起茅筐,说:“我的茅也不卖了,走,送你们到车站去。”于是,他们一路亲热地说笑着,一直赶到了车站。

(二)

火车在3点钟准时开行了,车出了滨江站,小阎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他们坐在较后面的车厢里,虽然地主就在他们面前,可是小

阎仍然紧紧地拉着绳子。车厢里对于他们并没有十分注意，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像他们这样的乘客是很平常的，一路上多少次地主想跟他们说话，乱扯些不相干的事，但他们谁也不去理他。

车一过三棵树就加快速度，东门站很快地就紧接着闪到后面去。从车窗望过去，田野里一片绿油油的庄稼，谷子已经有半人多高了，苞米、高粱也正在吐缨出穗，偶尔一群农民，在金黄色的麦地里紧张地收割，但一闪也就不见了。这些农村里的自然景象，在小阎眼里是完全熟悉的。他没有心思去看这些，只不时伸出头去望望太阳，心里正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到牛家站下车，着急着是否能够在天黑以前押着这个地主很快地赶回屯去……

不久，车到了孙家站，立即又向着平房驶去。

“再有一站就到了。”小阎自言自语着。可是就在这时候，地主忽然站起来，在火车巨大的响声中，他向小阎要求着：“让我去尿一泡。”

“走！你的事真多。”小阎不耐烦地狠声狠气地说，立即跟着站了起来，他喊了一下老关，拿起枪支，便牵着地主走向车尾的厕所去。

在那里他让地主走进去，关起门来，自己牵着绳子在外面等着，他心想：“不怕你跑掉，老子拉着绳子还怕你跳车？”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狡猾的地主一进门就在里面上了倒锁，然后拼命挣断了绳子，打破玻璃，从车窗口跳了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车厢里立刻有人喊叫起来：

“犯人跳车啦！”

“犯人跑啦！”

听到喊声，像一个沉雷打在头顶上，小阎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了。他拼命地推门但始终推不开。从门缝里把绳子拉出来，捆住的人早已不见了。于是，他一面喊叫着老关，一面急忙扑向车厢门口。

“杂种操的，老子跟你拼了！”他愤怒地骂了一声，就在火车飞速的行进当中，没有任何生命危险考虑，提着钢枪，一纵身，也跳了下去。

“哎呀！”人们担心地惊叫起来，眼看着小阎摔下去，把石子溅起多高，滚在路基下面，再也没有起来。

这时候，火车仍然飞一样地奔驶着，老关在车上几乎急得哭出来，眼看着地主跑掉了，小阎又不知死活地倒在铁轨的旁边，全部责任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恨不得一只手立刻把整个火车拖回来。他担心的

不仅是小阎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宋景玉这个反动地主一旦跑掉了，就会给全拉林的老百姓留下一个最大的祸害。他发疯似地喊叫着，但下坡奔跑的机车却仍然拼命地前进。这时候，他完全蒙了，汗珠一颗颗地往下直掉，他不敢再跳车，也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办好。望着机车不停地奔跑，他愤怒极了，突然“砰”、“砰”两声，他不顾一切地向着机车猛烈地开起枪来。

随着这意外的枪声，整个列车立刻混乱起来了，接着又有几颗子弹呼啸着前去。旅客们以为发生了匪情或其他紧急事故，一个个惊慌地从坐位上趴了下来。一时间，乘车的军人纷纷拔出了手枪，执法队和护路军也全副武装地从前面跑过来，带着大红袖标的列车长莫名其妙地一面惊问什么事，一面赶向后面去，最后当他们发现这个开枪的农民的时候，老关仍然是沙哑地嚷叫着：

“火车站下！站下！”

“地主跑了！反动派营长跑了！”

“杂种操的！”

于是，车长立即拉起风原，火车停下了。接着，一大群人立刻围拢上来。当车长详细地询问了老关，了解了出事的情形之后，便带着满脸的愤怒，决定火车立刻向后倒退，用最快的速度帮助农民捉拿反动地主。

(三)

当小阎从铁轨旁边清醒过来的时候，他觉得头部正在剧烈的疼痛，伸手一摸，5个手指全被血水染红了。浑身有好多地方都在酸痛，可是，他没有管这些，爬起来用力地撕破自己的上衣，胡乱地把头伤包扎一下，便提起枪来向地主赶去。

那时候，宋景玉以为没有人来追，正一个人慢慢地走着，及至发现阎子斌单独提着枪赶来时，已经跑不及了。他立即跪倒在小阎前面，一面哀求着，一面威吓着说：

“阎子斌，咱俩没仇呀，你回去吧，中央军割地时就来了，中央军过来，我保证你的性命，你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也一定帮助。”

“滚你妈的蛋，吓唬谁！”小阎气愤愤地骂着说：“快跟我回去，咱俩没私仇，有公仇，我是为正白旗的老百姓。”



宋景玉一看情势不对，乘他不备撒腿就又钻进了庄稼地，小阎慌忙地打了一枪，没打着，宋景玉却在庄稼地里不见了。这一下，可把小阎急坏了，一个人翻也不敢翻，只好在一个高坡上呆呆地监视着。

不久，当他回过头去时，突然在一里多路远近，看见一个电子的屋顶和树尖，正埋藏在两旁高岗的中间。这时，他像遇见了救兵似的，毫不犹豫地连向电子里开了三枪，不到五分钟的光景，果然从电子的两头十几个民兵自卫队员都拿着枪支匆匆地向他奔来。

“快来！快来！”

“反动派营长跑啦！”

“地主跑啦！”

他向援兵们大声嚷叫着，直到这些民兵们满身大汗乱糟糟地跑上来为止。

“就在这疙瘩，跑不远。”他一面回答着来人乱七八糟的询问，讲述着当时的情形，一面立即指挥着他们迅速地分头搜索庄稼地，恰好就在这时候，那列倒退的火车，正发着巨大的声音，飞快地向这里驶来。

一会儿，火车在他们面前停下了。老关第一个跳下车来。随后，执法队、护路军和大群的乘客，都接连不断地涌向田野。刹那间，在夕阳强烈的红光下，到处都散布着搜索反动地主的人们。

“快，那块高粱地，高粱地！”

“往西边桥眼里去，西边！”

“他妈的！”

很快人们在十几垧方圆的辽阔地带，布下了一个严密的天罗地网。一阵阵的嘈杂声、叫骂声，每一块庄稼地里都喧腾起来。许多人一直在跑来跑去地到处赶热闹，车里车外，旅客们围成了无数的小圈，纷纷议论着、推测着这个逃亡地主的命运。

“抓不住啦，这么深的青棵子，往哪一藏，哪还有个找。”

“没个跑，这么多的人，蹚也把他蹚出来啦。”

“眼时没有路条，他一步也走不了。”

“这话对，到哪老百姓都得把他抓回来。”

说着说着，大伙看见人们都向一块谷子地里蹚去了，老关端起枪走在最前面，许久、许久他用枪支拨着谷叶寻找着。突然，在一片较稠密禾苗旁边，他觉得有人猛地抱住了他的腿，他吃惊地连忙闪开了几步，转过身来，他看见地主宋景玉瞪着两只可怕的眼睛正趴在他面